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陳氏尚書詳解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陳萬青

御題陳經尚書詳解六韻

帝王行事具心中（槩括經發題語）挈要一言迥鮮同數（上聲）彼專通難僂指得兹詳解足治（平聲）躬卷成五十能探與書秘畢千未發蒙（經南宋淳熙間進士建令五百餘年矣）大典闕收誠惜漏休陽復購可稱功（休陽汪森於康熙乙卯年泛舟漢川見人鬻舊籍于市盡數購歸中有抄白本乃尚書詳解也繙檢合五十卷遂錄而藏之詳見汪森跋語）新興教化為根本（龔溪縣志經為新興令改德清專以教化為首務）古壁精微與擴充詩義雲烟誰過眼（森跋云經著述更有毛詩講義是森所藏亦無此珍種或竟散佚無存或復有收輯之者皆未可知也）

兹片羽顧研窮

尚書詳解　　書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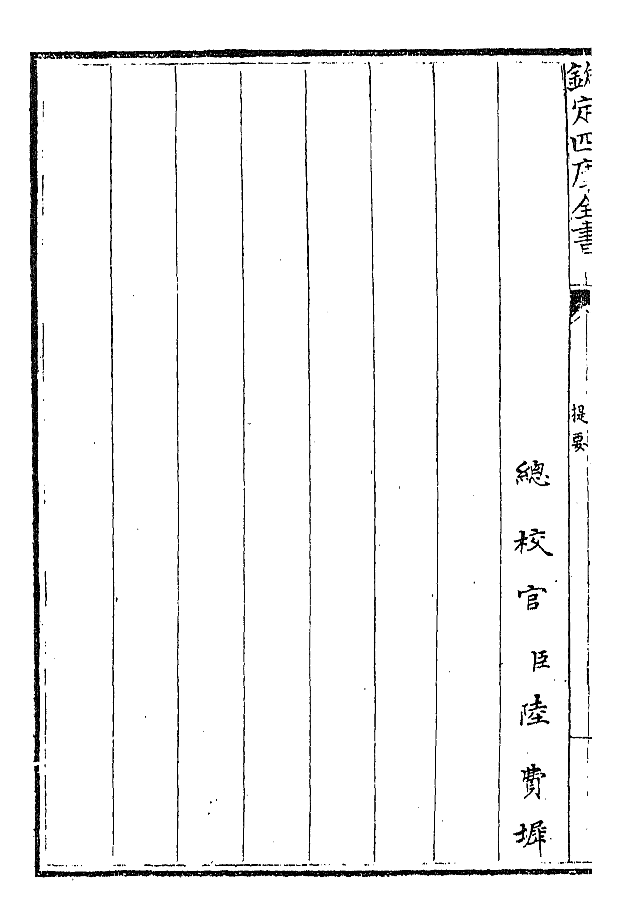
提要

臣等謹案尚書詳解五十卷宋陳經撰經字顯之一云字正甫安福人慶元中進士官至奉議郎泉州泊幹所著有詩講義存齋語錄諸書已佚不傳是編載於宋史藝文志者五十卷今抄帙尚存檢勘卷目並同無所闕失

蓋亦流傳僅完之本也經生於寧宗之世正蔡氏傳初出之時而此書多取古疏間參以新意與蔡傳頗有同異中間每采後世之事以證古經雖本程氏說易之例然如解說築傅巖條引伊川訪董五經事似為非體又論舜放四凶云欲安其居止俾無所憂愁則於聖人懲惡之義亦有未協前有自序云今日語諸友以讀此書之法當以古人之心求古

人之書吾心與是書相契而無間然後知典謨訓誥誓命皆吾胸中之所有亦吾日用之所能行云云尤近於陸九淵六經注我之説殆傳金谿之學派者然其句梳字比議論正大疏證詳明往往得先儒所未發之旨可與林之奇夏僎諸家相為羽翼於經義固殊有補焉乾隆四年五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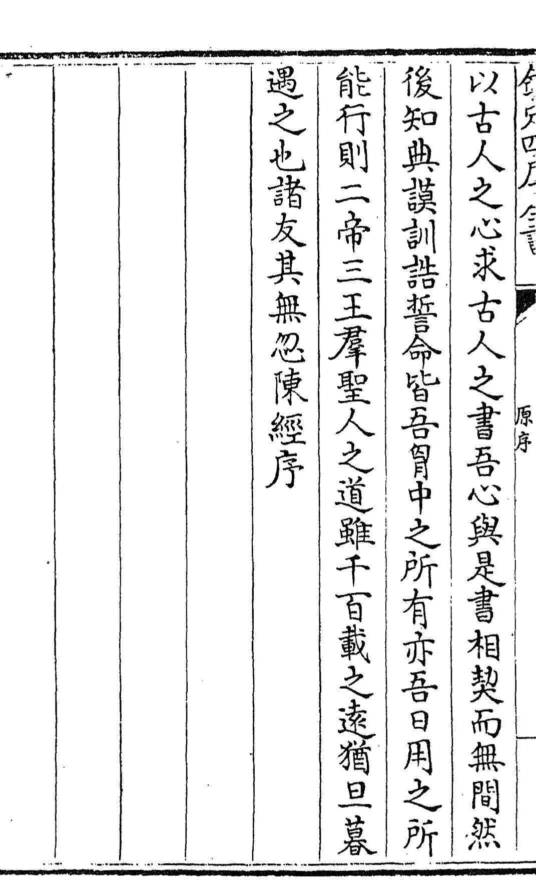

總校官臣陸費墀

尚書詳解

帝王之書帝王之行事也帝王之行事帝王之心也帝王以是心見諸行事而載之典謨訓誥誓命夫人能皆知之至于皓首窮年研精極思卒不能得其要領者往往得裏遺表見其異不見其同則典謨訓誥誓命之所載者是直典謨訓誥而已于已奚有哉昔者嘗觀授受之秘危微精一片辭隻語足以該之至易曉也乃若立綱陳紀綏民靖國死生患難之變下而至于軍旅行陣

器械弓矢之微纎悉備具何如是之不憚煩也耶與賢與子各因其時天尊地卑貴賤位矣革命之際湯武行之當時不疑後世稱聖於變之民不煩告戒九官分職初無費辭多士多方乃諄複而不已君陳畢命亦幾數百言安在其為同條共貫也苗民之頑若非干羽之所能格太甲不明若非三篇書之所能變移天雨反風亦豈啓金縢者之所能感動哉然此舉彼應捷若影響泛觀帝王之行事幾于散漫無所統紀者然旁通曲暢無

不各得其宜各止其所此豈無自而然哉道行于天地之間散在萬物萃于人心廣大悉備悠久無疆卓然常存而未始斯須亡也精粗一理古今一時物我一機天人一致得其所謂一則應變酧酢開物成務亦無往而非一之所寓也故凡用心之狹隘者欲以觀此書而此書卒非狹隘也用心于寂滅者欲以觀此書而此書卒非寂滅也是雖諸儒之訓釋盡天下能言之士蓋有彰之愈晦而即之愈遠矣今日語諸友以讀此書之法當



以古人之心求古人之書吾心與是書相契而無間然後知典謨訓誥誓命皆吾胷中之所有亦吾日用之所能行則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雖千百載之遠猶旦暮遇之也諸友其無忽陳經序

尚書詳解卷一

宋 陳經 撰

堯典 虞書

夫子讃易自伏羲而下定書自唐虞而下莫不各有其意然則伏羲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帝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則二帝而上葢有書矣夫子斷自唐虞者葢二帝而上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

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其事則朴畧而未備曁乎堯舜繼作人道始備可以為百王之冠後世之所取法故書首二典觀論語堯曰篇稱堯曰咨爾舜而下是皆夫子斟酌帝王之道可以通行于天下後世者也知堯曰篇之所載則知夫子所以定書之本旨矣孔氏曰五典言常道也堯舜之事自後世觀之企慕而不可及殊不知此特聖人之所常行初非駭俗絶世甚高難行者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

又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堯舜于其常行之外豈復有所增益哉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此夫子之所作也書序序所以作書之意故引之各冠其篇首聰明文思形容堯之徳不可作四事論言乎堯之中虛無物以窒之謂之聰言乎堯之心外物不

足以蔽之謂之明堯之聰明如此不獨得之于中其文又見于其外所謂美在其中暢于四肢發于四體睟然見面盎背謂之文有是文而智慮之未深泛應之不能皆當容或有之必如夫子之仕止久速無可無不可然後可以言堯之有是思以一言形容之有未盡故又曰明又曰文又曰思所以形容其一德而非四也猶齊聖廣淵溫良恭儉讓是也容有此德自然有此光光者是德之不可掩也天下雖大不逃乎堯

光輝之中愚不肖有是心昏而蔽之尚不足以安其身何以安人賢者有是心不昏不蔽猶未至于廣大足以安身或足以安人未足以安天下聖人有此心不失其全天地萬物盡在吾德之中聖人不擾不作則天下固已安矣或曰堯有堯之性萬物有萬物之性堯有何與于天下曰性一也人各得之如日月之明散在萬物萬物各得其明此明而不偏其爲明無二也故堯全是性天下無不應者其機同也天下各

具此性無以感之則亦彫喪迷亂如行德而仁壽如行暴而鄙夭是也將遜于位讓于虞舜聖人胸中所過者化有天下而已不與焉天與賢則與賢堯豈以位為樂哉堯豈以天下而私諸其子哉吾觀堯自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在位七十載其國家有大政事非一端而足而作史者特以一篇盡其平生之所為而夫子序書又以四句而該盡一篇之義嗚呼辭約而義盡也如此哉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

四表格于上下

上曰字是史臣之辭下曰字是言堯之事若順也稽

考也順考古道而行者帝堯也自堯以前皆謂之古

堯之稽古豈拘拘于陳迹事事而求合之哉順其理

之所當然不出于一人之私意者皆古也勳功也放

猶依也天下有是事則有是功堯非作意爲之如邀

功喜功者之爲特依其理之所自然而已欽明文思

即聰明文思也去聰而言欽葢明足以兼聰聰明非欽無以立德君子敬以直内荒怠之心乗之雖有聰明聖智不可得而固矣安安安之至也如存存之謂有毫髪為心焉則不得其安有毫髪不為心焉則不得其安堯之性本然而未甞動焉故謂之安安恭者不侮之稱讓者不爭之稱孟子以堯舜之道在于徐行後長即此可見允恭克讓者恭讓之至以堯舜之大孟子稱之只在徐行後長之間作書者稱其允恭

克讓以此見謙沖退托降心遜志誠入德之門禹不矜不伐此心也太王王季之抑畏此心也夫子之則吾豈敢此心也學者誠能于心平氣定之時無矜已以勝人無忿爭以陵人優游和緩慈祥愷悌只此時心豈非堯舜者乎史官稱堯之德既曰放勲欽明文思安安又曰允恭又曰克讓誠以堯德之大一辭不足以盡之故極其形容而後已唯堯有如此之德則東西南北上際于天下極于地無非此德之所寓謂

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豈不信然堯非有心于被四表而不能不被也非有心于格上下而不能不格也吾被之體舉天下萬物莫能外自當如此合内外一表裏作書者其善稱堯之德也哉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自明俊德而下為治之序而大學所言是也大學之道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此不言

修身而言明俊德者益能識俊德之人此身之所以
修也必先自知而後知人未有知人而不自知者也
俊德之人爲難知也而堯能知之則自身而家親九
族而九族睦矣自家而國平章百姓而百姓昭明
矣自國而天下協和萬邦而黎民於變時雍矣百姓
百官也隨才而授之以職所以平之因其功而授之
以禄所以章之百姓樂於著見其才則昭明也萬邦
本自有和吾從而協和之則萬邦可使爲一邦萬人

可使為一人翕然從上無有異志則於變時雍也聖人功用之速一親九族九族隨而輯睦一平章百姓百姓隨而昭明一協和萬邦而黎民於變時雍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叩之而鳴觸之而應捷于影響豈可不知其所自來哉克明俊德者其所本也中庸論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先尊賢而後親親論語載事父母事君亦必先之以賢賢易色葢知賢之可尊則能致治能致治則無施而不可矣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此堯命之官也聖人之治先化而後政先道揆而後法守故以命羲和繼于黎民於變時雍之後羲和即重黎世掌天地四時如下文之分命申命是也欽敬也若順也日有甲乙月有大小星有二十八宿辰有十二次日月之往來星辰之躔度不能無贏縮必作曆以步其數象以占其象曆如置閏象如璿璣玉衡天時既定人事自正故曰敬授人時如析因夷隩是也

雖然占步之法在於羲和而所以行占步之法不在羲和而在帝堯之敬心也羲和之職特有司事爾非有帝堯終始一敬心則占步之法徒爲虛文惟其敬心與天無間欽若于未有歴象之前而敬授于已有歴象之後精神運于象數之所不及誠意孚于告令之所不盡則堯之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皆此一敬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

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郊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人與天地萬物同此一氣天地未定位一氣混然及此氣既分輕清者上浮重濁者下凝浮者為天凝者為地天地之氣交感而生萬物而人最靈皆此一氣

也星辰得之而有次舍躔度日月得之而有四時長
短人得之而有析因夷隩物得之而有作訛成易鳥
獸得之而有胎卵生化自有天地以來至于今日不
曾少息亦不曾少差易曰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
情可見惟知道為能默識大要則以人為主葢人者
天地之心萬物之靈五行之秀是故三才之氣相為
感通人道亂人事乖則其乖戾之氣亦足以感觸天
地三才之氣交亂而災害日至陽愆陰伏凶荒荐臻

民益困窮故聖人正天時所以治人事即人事所以相天時二者常相因此堯之所以命羲和一篇尤詳既總命之又分命申命之其意不出乎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二句而已羲和所掌雖曰天地四時以堯典考之實主乎農事如寅餞寅賓東作西成析因夷隩等皆農事也四民之中惟農為重七月陳王業之詩所以言一之日二之日七月流火春日載陽皆所以為民事之候與此意同上古事簡一官而兼職

者衆據孔氏傳下文四岳以為羲和四子是羲和四人者上治天時下治農事外掌方岳盖四時位在四方平秩四時之人因掌方岳之事先儒以尭于卿官之外别命羲和掌天地按左傳稱少皡氏以鳥名官五鳩氏即周之卿官也五鳩之外别有鳯鳥氏歷正也班在五鳩之上是上代以來皆重歷數故知尭于卿官外别命羲和似尊于諸卿後世稍益卑賤周禮太史掌正歲年馮相保章即羲和職也左傳云日官

居卿以底日猶知尊其所掌自漢以後丈史星歴近
乎卜祝遂指爲藝術之流而古人之意浸薄矣葢縁
後人以天人分爲二事不知堯所以命官天人只作
一事也四人者雖分掌四時其實只一事互相通嵎夷
東方之地青州嵎夷既畧是也居其官不居其地故
曰宅據日所出謂之暘谷即嵎夷也日由空道似行
自谷故以谷言非真有是谷也寅賓出日寅敬也賓
迎也陽氣發生萬物人當順其生長致力耕耘寅賓

非真謂迎日也以日出而作之事羲仲之所不敢忽
平秩東作使民勤于耕稼不倦于始是乃所以賔之
也平謂均其勞逸秩謂序其先後日中星鳥春分之
昬晝夜等也星鳥見于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
之七宿也其形象鳥故謂之星鳥以此可以殷仲春
之氣四時各三月舉仲以該季孟蓋取中氣之得其
正也民于此時分析在田謂老弱居室丁壯就功鳥
獸于此時乳化曰孳交接曰尾命官本為民事而及

于禽獸者仁民愛物之意聖人以天地人物為一體者也申命羲叔宅南交羲叔所掌者四時之事故宅南交南方交趾之地也平秩南訛訛化也自苗而實則已化矣故化育之事羲叔平秩之一歲之事莫大于夏當其實也防其水旱去其稂莠自此以往則成熟矣必當致其敬以盡其力所以與三時獨不同日永星火于是晝長夜短大火之星見于南方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之七宿也其次為大火故曰星火以此

可以爲正仲夏之氣民于此時老弱亦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事鳥獸于此時毛羽希少改易革故分命和仲陰陽之事各有所分故和仲掌秋而分命之宅西曰昧谷徐廣曰西今天水縣昧谷亦猶春之暘谷以日入而昧故曰昧谷寅餞納日敬而送之也陰氣成熟萬物人當順其成熟勤于收藏寅餞非真有以送日也以日入而息之事和仲之所不敢忽平秩西成使民謹其收斂不廢于其終是乃所以寅餞之

也宵中星虛者秋分之夕亦晝夜等虛星見於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之七宿也其舍爲虛故曰星虛不言日中而言宵中葢春陽也以日言秋陰也以宵言冬亦陰也何以不言宵葢冬者陰之極爲其嫌于無陽也陰極則陽將生矣故以日言仲秋之氣可以正矣民於此時也已見將收成不復耕耘之勤則其心平和而樂易鳥獸毛毨得秋氣而毛羽更生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朔方即北方也幽都即幽

州之地也不言北而言朔北則無意義朔則有盡而復生之意如月吉謂之朔也平在朔易春夏秋則農事未艾故平秩之于冬則無事特察之而已謂察所已藏之物以待來歲改易之事謹約蓋藏循行積聚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是也日短星昴冬至之日晝短夜長昴星見於南方奎婁胃昴畢觜參西方之七宿也其舍為昴故曰星昴以此可正仲冬之氣厥民隩者隩室內之名入室處以避風寒鳥獸皆

生細毛以自溫焉觀聖人所以裁成輔相之道亦至矣豈特厯象而已既曰欽若敬授又曰寅賓寅餞敬致盖敬心無時而不存所以上而星辰下而民事微而鳥獸莫不各得其宜茍于此焉心失其正則隂陽紊于上民事紊于下鳥獸之微安得以遂其生哉雖然二十八宿皆星也於此獨舉中星何哉月令每月昏旦惟舉一星之中盖君子治厯明時亦惟取其中正而不差爾四時舉仲月而星舉中星意可見矣天

子以南面聽天下故中星各以南方視之然四方中星即二十八宿也或言象或言次或言舍者蓋古之作史者其辭簡嚴欲備衆義不能徧舉故以言鳥該龍與虎龜言大火以該析木至于星紀言虛言昴以該角亢至于翼軫各以互見云爾看此一段雖是羲和職掌如此之詳又當知人主本無職事乃分命申命此人君之體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

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前此既分之矣今又合而告之前此是歷象之大槩此又言作歷之本朞者周一歲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遲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尚餘五度四分度之一月行速一月一周天而與日相會聖人以其奇數而置閏故一歲尅六日併五度四分度之一是爲一年剩十一日有奇也三年而一閏五年而再閏四時所以定歲功所以成也百官興事

而造業者信四時而治事故曰允釐百工既允釐則庶績自廣而明矣曰百工曰庶績則不獨析因夷隩之見于民事而已振旅于春茇舍于夏時之屬乎兵者也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時之屬乎祭者也以至藏氷頒氷出火納火之類莫不各因其時以成其功茍惟不然則三年而差一月九年而差三月十有七年而差六月四時相反矣時何由而定歲何由而成功若何而熙哉左氏曰閏以正時時以正事事以厚生

生民之本于是乎在春秋自文公閏月不告朔之後失閏者屢矣辰在申而司厯以為建戌又安知聖人治厯明時之意以人奉天故閏置而歲以之成因天治人故時正而功以之立天人相因末始間隔如是之至哉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静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

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看堯典一篇須見得堯所以盡君道看舜典一篇須見得舜所以盡臣道葢君道在于無為乾知大始也臣道在于有為坤作成物也今觀堯典堯無他事惟用人知人而已故明俊德與乃命分命申命

若時登庸若予采有能俾乂皆是堯之所以用人知人以此見人主無職事惟在于用人知人而已雖然人豈易知孔子曰患不知人也孟子曰我知言學不至于聖賢則不足以自知可以知人哉漢唐以來人主所謂知人善任使者其間雖獲人才之用要之不出于聰明之坐照則亦億則屢中而已是故得失相半賢否相半求其能如堯之知人者葢寡疇誰也咨嗟也若順也誰可以順是登庸之事登庸謂進而大

用也放齊以嗣子名朱者對謂其開啓明達足以當其任帝以嚚訟可乎言其口不道忠信心險而健不可用也帝復問其誰可任我事者予采比之登庸則登庸為大然堯之所以用皆欲得其所以順之之人則凡不順者皆堯之所不與也驩兜先歎美之而後言其人謂共工方且鳩聚僝見其功其人可用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以共工為人言行不相顧故靜則能言而用與言違詐而無誠實故貌象似恭

而心實傲狠自大如水之滔天然其人如此豈足以當予采之任哉四岳者大臣掌方岳諸侯如後世周召分陜之類堯意欲以治水之事責成于四岳與前之疇咨不同湯湯言水之流也蕩蕩言水之大也浩浩言其不已也皆所以明洪水之爲害如此自人情觀之水害方熾民不得其所堯若不可一朝居今觀書所載堯所以咨四岳有能俾乂其詞緩而不迫從容而不懼以見堯時所以備先具者有素不至重困

民又見堯擇人以任其事不至于倉皇無策僉曰鯀哉衆人同辭而對嘆其鯀之才可以治水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謂鯀之為人不能循理咈戾而且逆天命毀敗善類葢治水必得夫順水之性者能之其人既咈戾如此安可用哉宜其湮洪水汨五行也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异已也言餘人盡推鯀可用試之無成功而後可已也放齊舉朱驩兜舉共工不聞有試可乃已之言而此獨言者以見鯀之才衆人所推當

禹之未興在廷之臣可以平水土者未有出于鯀之右者故四岳力言之堯亦不能違衆而自用故以往欽為戒謂如鯀之才自今以往能致敬則可以庶幾蓋鯀之所短正在于不能敬爾九載績用弗成作史者記其首末以見堯之初心知人為不妄九載之間鯀豈無功但不成爾然則鯀之無成功一二年間亦自可見何必遲之九載坐視斯民之受害哉曰三考黜陟唐虞之法也待人以寛使得展盡四體故以九

載而黜陟法自堯立之亦自堯行之安可必其不能成功而遂先自亂法哉余考此三段見知人爲人主之盛德而堯之所以觀人者大率觀其心術不觀其才若朱之啓明共工之僝功鯀之試可乃已若論其才豈無所長心術之不正才適足以爲惡之資後世因蔽于才之可喜遂以用之至于敗人之國家者多矣此堯之知人所以不可及而放齊四岳之所見所以不及堯歟放齊四岳驩兜均爲舉不當其人而驩

兜獨以比周而在四凶之列何也放齊四岳特所見之未至耳驩兜將言共工之功而先稱都以美之張大其辭則足以見黨惡相濟之罪故也朱與驩兜共鯀既不可用堯曷爲不能去之猶使小人得以廁迹朝列何也蓋人主用人兼收並蓄隨才而器使之數臣特不可以居上位仰副帝堯所以責任之意爾如彼之才布在百執事之列豈無足觀又況堯以聖明在上灼見幽隱彼雖有奸心邪謀將安所施彼之奸

心邪謀既無所施堯於此時遽從而擯斥之是堯以無罪而黜士也是堯之逆詐億不信也豈堯也哉雖然放齊舉朱堯知其不可驩兜舉共工堯知其不可四岳舉鯀堯又知其不可夫其不可用堯既一一知之則當時之可用者堯未嘗不知也堯既知之何為不自舉其人以任登庸之責予采之責治水之責而必詢之衆人詢之四岳堯豈知之而故為如是耶葢堯雖至聖不敢以聖自居而忽畧他人之所長也堯

之意謂吾雖所見如此他人之所見亦豈無出己之上者嗚呼此其所以爲堯之稽于衆舍己從人也歟吾既不忍畧衆人之所見待稠人廣衆之中以公議舉之吾則考其當否以公心進退之是其始也詢之於衆求之於衆薦舉在人而堯不失于徇己其終也用之在我舍之在我裁之以己而堯不失于徇人此堯之所以爲善知人用人也堯典篇記事甚簡而載知人事至於特書屢書不一書其亦以是爲後人之

法歟堯朝多君子此則記其小人堯之治多美瑞而此記其洪水之災呂東萊以為堯之盡變如此其說為長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此一段堯老舜攝之事易所謂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也堯既知有舜復欲先遜四岳何也以天下而與人古無是理四岳朝之大臣總攝百僚而居其上觀其否德忝帝位之言度德量力于此則四岳之賢亦非庸流堯于遜其位必先四岳如其四岳不敢當且推遜于舜而後堯始及舜其次序自當如此以是知堯之授舜也出于衆人之情以人情而卜天意向背堯何常容一毫私心孟子識此意則曰天與賢則

與賢設若堯于此時已知舜之聖舍四岳而遽授之舜不詢之大臣不考之公論不由其次序是私意也是乃啓後世人主之私心不得與人燕者私以與之人其為害豈不多哉庸者用也巽者順也汝四岳既能用吾之命必能順吾之位曰巽朕位則凡居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者無一而不順理也岳自知其否德辱帝之位以言其德之不足也曰明明揚側陋堯于是命四岳明其貴顯揚其側陋之微者謂不擇貴

賤師錫帝衆人同辭而與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舜
時年三十未娶故曰鰥帝曰予聞如何予聞者堯已
知其人久矣如何者未知其果何如也當此之時朝
廷清明上下無壅士修于草野之中而名已達于朝
廷之上又見得堯未嘗不留意于人才雖側微之賢
猶自知之如漢尚有遺意焉武帝先識兒寛宣帝知
東海蕭生皆此意也堯既聞其名又問其如何者將
以考其實不専于傳聞之可信也岳于是舉其人所

難能者以對曰瞽瞍之子以父則頑以母則嚚以弟象則傲葢慈愛之父母友順之兄弟人之所易處也頑嚚父母很傲之弟日以殺舜為事豈易處哉今也能和以孝孝敬之心動于中負罪歸己夔夔齊慄至誠不已如此雖頑嚚很傲之親亦能烝烝乂不格姦烝進也進進于治不至于姦惡孟子所謂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是也帝曰我其試哉觀此一句可見古人用人如此其不輕如此其不驟四岳舉鯀堯

已知其方命必曰試可乃已四岳舉舜堯已知其可用又曰我其試哉後世有以一言悟意遂至宰相用人如此其輕易何足以得人才堯之試舜者欲妻之二女以觀其齊家也舜處人倫之變未有妻子猶可言也妻子具而孝或衰于親者有之貴驕之女或以陵人者有之今也二女之在嬀汭能自治而不易其節能降下而不恃其勢嬪婦也執婦道于虞氏之族嗚呼此豈常人所能為哉帝曰欽哉謂舜雖已盡其

道欽敬之道尤不可忘葢斯須有怠忽之心焉則不足為聖人矣觀此一段雖見堯所以授舜有次第履歷不輕以天下與人又見得四岳所以稱舜與堯所以試舜不在其他而在齊家之一節葢一家者一國與天下之則也易卦家人詩之二南無非正家之道自此而推之治國平天下者特餘事耳然則君子欲齊其家者豈家自能齊哉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身之不修而能齊

家者妄人也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瀆人倫者多矣三綱既不正雖一時之治若可喜而不足以傳遠所以或再傳而遂亂或中衰而卒不振治少亂多學者可不推原其故哉

尚書詳解卷一

尚書詳解卷二

宋 陳經 撰

舜典 虞書

觀舜典一篇自慎徽五典而下至巡狩考制度分州濬川等事記之如此其詳與堯典異者蓋堯老舜攝位堯所以行者舜申之堯之所欲行而未行者舜推廣之臣道也子道也故曰舜典一篇當知舜所以盡臣道者此也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歴試諸難作舜典

聰明者君德之大仲虺曰惟天生聰明時乂傅說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武王曰亶聰明故序書者稱舜之德惟曰聰明側微草野之中而聰明之德上達于堯堯自信之矣而天下未之信堯自知之矣而天下未之知以天下與人望實未孚而使人猶未之知未之信則不惟人情有所不安雖舜亦不敢安故將使嗣位則必歴試諸難曰歴試曰諸難則其所以試之

者非一事也舉諸難則足以該一篇之義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見明兩作離聖人繼出不謀而合不約而同堯謂之勲舜謂之華聖人表裏如一勲華即其可見而言之也濬深也哲智也文華也明達也溫和也恭敬也允信也塞實也自內而形之外則濬哲之發固所以爲文明由外而本乎

內則溫恭之實乃所以為允塞其實一德也而異名也與堯之欽明文思允恭克讓者初無以異特稱之之辭自不同玄幽隱也幽潛之德升聞於堯乃命之以官位此二五大人交相見之時也有堯之欽明文思自然光被四表有舜之濬哲文明自然升聞于堯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此以下皆歷舉舜之事常人之情得其一未得其二

知于此不知于彼以舜之聖無所不能葢其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之德其功用如此慎敬也徽美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人所常行謂之五典舜能敬五典之美而五倫無不順從左氏謂無違敎也百揆者揆度百官之事堯時宰相之職納于百揆則百揆之事井井有條而不紊左氏謂無廢事也賔迎也四門者四方諸侯來朝而舜賔迎之莫不穆穆而和左氏謂無凶人也感化之速與帝堯之九族既睦百姓昭

明同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納于大麓按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而弗迷觀此則知事出非常變起意外葢卒然臨之而不驚不震者也險夷一節自非誠之至者其孰能然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堯呼舜而來謂謀汝以事考汝之言既能致其功矣帝堯雖號知人亦不以空言取士既詢事以考言又

因言以責其功則舜之所以言于堯者皆其胸中之規畫素定終身所行無一不合者韓信北取燕趙東擊齊南絶楚之粮道范文正公上宰相書皆以一言決定他日之所為而况舜大聖人而言有不合于所行者乎三載汝陟帝位唐虞考績例以三考九載而此云三載者葢九載常法也以舜之歴試諸難隨試隨效天與人歸有不可已豈常法之所能拘哉舜讓于德弗嗣非備禮而為此謙讓誠以神器之重而不

敢以輕易而居而舜之度德亦不敢自以為足也德冠一世而不自以為德能葢天下而不自以為能舜之讓于德者豈非誠之不已者乎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堯既不聽舜之遜舜亦不可得而辭矣正月上日猶曰朔日也受終于文祖乃堯受終也終始之義甚重

使帝堯在位政事有闕民物失所有私毫之愧心則不足為善始善終今也由即位而至于今日無一不盡其善帝堯之責塞矣文祖者堯之祖廟有文德故謂之文祖堯於此而受終則舜於此而受始可知曰受者如有所受然非己之所得專也璿璣玉衡正天文之器如後世之渾儀璣可以運轉衡如簫管之狀璿玉者天象尊嚴以珠玉為飾七政日月五星在天之政也在察也璿璣玉衡觀七政之運循其常度無

有差錯此所謂齊也人君為天地星辰之主君有闕政則日月薄蝕星辰變動安得而齊其意與堯典欽若厯象同肆類于上帝肆遂也類者祀昊天上帝併與五帝而祀之其牲其器各依其方之色故曰類禋于六宗者精意以享也六宗三昭三穆天子七廟祀五帝時其祖已配天矣故只言六宗先儒之說不一歐陽及大小夏侯云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孔光劉歆

則云乾坤六子孔安國則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賈逵則云日月星河海岱馬融則云天地春夏秋冬鄭康成則云星河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惟張髦則以爲三昭三穆今以文勢考之舜即位之初上告天神中告人鬼下告地祇則六宗當從張髦之説望于山川者天子祭四望名山大川五嶽四瀆旣遠則望而祭之徧于羣神則不特以死勤事能禦大災者祀之雖祀典不載如祭法謂有天下者祭百神皆徧及之

也曰類曰禋曰望曰徧各隨其宜也輯五瑞而下所以覲諸侯之事也人君為神人之主即位之初既致告于神矣故自此覲諸侯以理人事五等諸侯所執之玉如桓圭信圭之類曰五瑞輯斂也既月盡正月也乃日覲四岳羣牧日日朝覲四岳羣諸侯欲其上下情親以觀羣諸侯之能否其果皆賢無所貶黜也于是以五瑞復還之故曰班既輯之復班之予奪自我故也此一段自在璿璣而下見舜之不敢自專也

舜不自專一聽命于天地鬼神諸侯不自專一聽命于君之輯瑞班瑞然後見有天下有一國者皆循天理而無一毫之私矣

歳二月東廵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廵狩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廵狩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廵狩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自此以下舜巡狩四岳之事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皆取四時之中正二月而東五月而南八月而西十一月而北以其四方順其四時以見聖人舉動無一而不則天與堯命羲和東作西成以殷仲春以正仲夏同義巡狩東方至于岱山之下東岳岱山爲衆山之所尊也故曰岱宗燔柴以告至若武成所謂柴望告武成既燔柴告天乃望東方山川而祭之秩序也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各

有次序故曰秩肆覲東后柴望既畢乃見東方之諸

侯先神而後人也協時月正日而下皆所以正諸侯

之法度時月正日者正朔之所自出律度量衡者制

度之所自始五禮者名分上下之所由以正中庸曰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公羊春秋王正月為

大一統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道

無二致政無二門言致治者欲令政事皆出于一而

變禮易樂革制度國異政家殊俗者流放竄殛貶

削之以刑隨其後此國政之歸于一也故舜之廵狩時月必協之日必正之葢積日而成月積月而成時日于時月為詳故特言正度者分寸尺丈量者龠合升斗衡者銖兩斤鈞度量衡皆本於律葢度起于黄鍾之長量起于黄鍾之龠衡起于黄鍾之重也律度量衡皆欲其同五禮吉凶軍賓嘉因而修之凡此皆欲制度出于一則上下無異政而臣民無二心故也五玉者即五等諸侯所執之玉三帛者諸侯世子公

之孤附庸之君所執二生者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者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為贄五器即五玉禮畢復還之其餘皆受之所以際其禮意五器復之所以昭儉德也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即衡山也西巡至于西岳即華山也北巡至于北岳即恒山也如岱禮如初如西禮皆古人作文之法初無他義歸格于藝祖即文祖也歸而告至則一出而必告可知矣用特一牛也事神之禮貴簡不貴繁觀其事神如此則舜之

道途所以供給者皆簡易可知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狩四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儀衛少而徵求寡也古之聖人以一歲之間而徧行四方其意欲以省方觀民考察風俗正其制度豈于以逞已之侈心哉後世不明此意借指聖經以文其侈封泰山禪梁父以是為告成功千乘萬騎望蓬萊望太乙其失聖人之意亦遠矣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天子五年一巡守諸侯四年而各一朝唐虞分天下為五服畿内甸服之諸侯執事于王庭朝夕見焉無俟于朝至于侯服當朝一年綏服朝二年要服朝三年荒服朝四年羣后四朝之禮既畢而天子復出巡守是五年之間天子與諸侯之相見者凡二然後君臣上下之情得以交通浹洽無有間隔朝廷之德意志慮下達而無隱情郡國之休戚利害上聞于朝廷而無壅蔽所謂山東之禍二世不覺南詔之敗明皇

不知者無有也然則巡守朝覲豈徒為是禮哉帝舜
于其中又有以使之敷奏以言而明試其功蓋有言
者必有功亦有徒能言而無功者聖人責實之政不
使夫人以利口空言者獲進必因言以試其功焉言
在是而功在是然後錫之以車服以顯其可用詩云
路車乘馬又云玄袞及黼蓋車服者彰著人之耳目
古之所以錫有功者皆以是讀四牡之詩有以見成
周之臣所以展布四體盡心于國者抑有由矣其道

路之勤苦人情之曲折無不周知有功者既悦于見知則無功者愈知所愧有功者愈知所勸聖人礪世磨鈍之具葢在此觀此一章又當知聖人處治安之世人情怠惰之時其考察之精振勵之嚴如此葢世治無虞則天子養尊羣臣養安人情既久而易玩玩則弛弛則紀綱法度廢而不舉者多矣聖人憂其玩而弛弛而不舉也于是時時有以振作時時有以警厲使人情不敢有所玩弛則治可以常治安可以常

安成周之制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廵考制度明黜陟至撫萬邦廵侯甸征弗庭其與帝舜之制一也泰之九二言治泰之道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當泰之時治泰之道若立志之不勇而事有所遐遺則泰安可保哉觀虞周之治則知所以用馮河不遐遺者矣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

欽哉惟刑之恤哉

九州之說其來巳久至舜而始分十有二州此水土既平之後也禹貢之書乃在堯時故以九州制貢至舜時知兾青二州其境土濶逺難以總攝故分兾爲幽爲并分青爲營封十有二山取其十二州之山至大者以爲封域若職方所載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是也濬川謂深其十二州之川以通其流使無壅塞之患如所謂滌源是也分州封山濬川皆聖人防

恵之意為後世慮也象以典刑舜于此始輕刑也吕刑曰刑罰世輕世重自堯至舜民盡於變俗皆可封罔干予正不犯有司則刑可措矣于是制為輕刑以待其有時而麗于法若下文所謂流鞭扑贖是也典刑謂墨劓剕宫大辟之常刑也常刑既不用則象以示乎民然則舜以流鞭扑贖而輕其五刑則五刑可以去矣曷為象示乎民葢民習乎刑之重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者在是一旦而驟去之得無啓姦人之心

而自去其隄防也哉于是象示乎民使知所畏而不敢驟去于是尤見聖人思慮周密其愛民之至如此刑之輕重葢無常時聖人因時以爲政自舜輕刑之後至于夏有亂政而作九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是夏商之刑又重于唐虞也周公因之猶未之改至于穆王享國百年始復唐虞之法而名訓夏贖刑是夏商之刑至穆王而始輕也流宥五刑者宥寬也設爲五流之法以寬其五刑隨其情而爲之遠近也在官

者之刑以其罪未入于五刑則為鞭以警之教者之刑以其罪未入于五刑則為之扑以警之情之可疑者置之刑則不忍釋之則不可于是乎有金以贖之隨其罪而為之輕重多寡呂刑所謂百鍰千鍰之類是也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此二句該括上面四五句謂舜之所以用刑者大槩不出此眚災肆赦宥過無大也怙終賊刑者則刑故無小也無目曰眚天災曰災凡有災眚皆出于過故肆赦怙恃也恃其終于為

害者刑之可也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曰欽曰恤作書者所以形容帝舜用刑之心謂舜之輕刑如此原情以定罪如此而欽恤之念未嘗忘欽者敬也以言其不敢忽也恤者憂也以言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呂刑曰朕敬于刑又曰朕言多懼皆此意也然則刑之用豈聖人得已而不已也哉覩此一章又當知舜之于堯雖是襲其爵循其道重其華至于事有損益可益則益之如堯時九州舜肇十二州可損則損

之如堯時五刑舜則輕之而爲鞭扑流贖初非徇其陳迹祖其故事而後謂循堯道襲堯爵重堯華也文王耕者九一周公則更爲徹文王關市譏而不征周公則征之武王克商乃反商政政由舊至周公而制禮作樂前日之政安在哉聖人觀時會通以行典禮前人之所以望于後人者亦欲其如此也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流放竄殛不必皆死刑也特置之遠方使不與中國齒也何以知之左氏曰投諸四裔而此經上文言象以典刑欽哉惟刑之恤則知舜當輕刑之際猶懷欽恤之念四凶雖劇惡豈遽致之死哉此四凶者左氏所載甚詳幽州崇山三危羽山即四裔也堯不能去至舜而始去之以見帝堯聖明在上四凶之姦謀邪心不敢發露而才謀知畧足以立功及舜以匹夫而為天子四凶乃于此時忌嫉之心生而奸邪發露不

能掩其惡故也四罪而天下咸服舜之心即天下之心也舜以公天下爲心而無所容其私可罪者在彼而舜無與焉天下雖欲不服烏得而不服舜攝位之初車服以庸則賞足以勸善四罪而天下咸服則罰足以懲惡此舜所以爲能用其權也或曰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于斧鉞聖人之極至也以舜之聖固足以潛消姦宄而興起斯人之善心又何以賞罰爲曾不思聖人之威天下本不以兵革也而弧矢之

利未嘗廢聖人之固國本不以山谿之險也而王公設險以守國者未嘗廢聖人之化民本不以聲色也而三令五申者未嘗廢嗚呼此聖人吉凶與民同患難之心必如是而後道與法並行化與政並立不然則亦徒善而已矣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舜歷試三年而堯始遜位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始

崩百姓追慕堯之德如父母三年四海皆止絶八音其情之傷痛于中至于如此一以見堯之德澤在人為甚深一以見舜于二十八載之間其號令政事無時而不稟命于堯亦無徃而不稱道堯之德意以達于下所以堯雖退而自忘天下葢未始忘堯也堯自即位以至于殂落其壽數之永先儒論之詳矣故不復敘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

聦

此堯崩舜服喪三年已畢而即位者也月正元日即正月之初一也國君踰年改元必于正月之初示謹始之義或曰月正上日或曰月正元日或月正朔旦其實一也作史者欲備衆義作文之體自如此可見其簡古也格至也舜于是至文祖之廟而告即位觀書者當於自此以前識得堯之盡君道自此以後識得舜之所以盡臣道葢君臣各有體自此以前堯猶

在上舜方攝位故其事不得不詳自此以後舜已為君故其事不得不簡詢于四岳者四岳朝之大臣故有事則必先與之謀闢四門者四方之門所以來天下之賢開衆正之路也明四目者舜不以一己之明為明而以四方之目為明達四聰者舜不以一己之聰為聰而以四方之耳為聰此帝舜即位之初首通下情其事有次第故必先謀之四岳而後闢四門以至明目達聰也唐虞之世君臣上下已無隱情則下

情未嘗不通舜亦不恃其既通而遽忘之也以舜之聰明有餘智慮有餘四門四方之賢與夫四目四聰必非有加乎舜也舜之意若曰吾自恃其聰明智慮而使夫人不得以盡其情則門庭萬里主勢萬鈞天下之利害休戚安危豈予一人所能周知徧覽令也退然自處于無所能無所聞見之地使在朝及四方凡有所能所聞見焉者咸造焉則天下之利害休戚安危可以灼見不出户而知天下坐于室而見四海

者用此道也竊嘗觀古之治天下者莫不以是為要道葢使吾身立于無蔽之地如人之養生然關節脉理必欲其無所凝滯一節不通則身受其病矣古之王者所以使工執藝瞽誦詩士傳言庶人謗商旅議者亦欲使天下之匹夫匹婦不得隱其情然後君臣上下得以無壅以漢之武帝觀之其征伐其重斂其好大喜功不減于秦皇而得為七制之主所以與秦皇異者徒以下情通故也觀主父之徒上書者朝奏

暮召輪臺之詔其所以敗亡者無不悉之以此見通

下情乃治國家之要道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

人蠻夷率服

舜之時在朝則有百官在外則有十二州之諸侯可

謂衆矣舜于內則特詢之四岳于外則咨十二牧而

百官諸侯無與焉葢四岳者百官之長而十二牧者

諸侯之長也吾從其長而責成委任則其長之屬者

自舉矣此見唐虞之制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體統相承人主之治至簡至要而不繁者也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十二牧之職在于養民養民之急務莫先于食故戒之以食惟時知所以重民之食則知所以不奪民之時柔遠能邇者五服諸侯自綏服之外有要荒焉要荒之服蓋與戎狄蠻夷相接者也故戒以懷柔遠人之道在于能邇遠謂之柔則來者不拒去者不追邇謂之能則無所不盡其力下云惇德允元而

難任人蠻夷率服即柔遠能邇之道也有德者惇厚之元善者允信之任佞之人則難拒之使不得進自古蠻夷所以不服者常生于中國之不振小人乘間得以邀功生事妄開邊隙今也惟德之厚惟善之信而任人不得進焉不惟示之以好惡使蠻夷知所趨向則小人雖欲生事以開邊釁者無之矣此蠻夷所以率服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幽王之世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誰謂中國安强無釁可乘而蠻夷

得以侵陵之哉觀此數句而諸侯所以安民所以懐遠之道先後之序該括無遺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往哉

自此以下皆舜之命九官故言舜曰所以别堯奮起也庸功也熙廣也帝堯也載事也舜之事皆堯之事以見順天理之當然非有一毫之私意也雖是熙廣

帝堯之事亦非闒茸委靡無志者之所能爲必得奮起治功者乃能爲之故舜之意謂有能奮庸熙帝之載者吾將使之宅百揆以亮采惠疇百揆者宰相之職亮明也采事也惠順也疇類也明其事謂掌治典者掌教典者掌禮典者吾能明之順其類謂使率其屬治官有治官之屬教典禮亦有教典禮之屬宰相之職無所不統故曰亮采惠疇論相本人主之職故舜于此咨四岳以求夫宅百揆之人是論一相也僉

曰伯禹作司空衆人同辭而對曰伯禹在堯時已為司空主平水土已有功矣其人則可以宅百揆禹之治水也隨山濬川行其無事以之宅百揆固所優為雖然禹之賢聖舜豈不知而必問焉何也葢舜于此不敢以一己之意用人必欲詢之于衆采之公論所謂天命有德者也帝曰俞然其所舉之人于是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循前功以命之也汝既有平水土之功今使汝宅百揆汝猶當加勉懋哉之言舜所

以勉禹也使禹自恃其平水土之功無自勉之志則前功盡廢後患未已何足以為禹又何足以居百揆之任堯舜皆以司空居百揆亦猶周制以六卿兼三公然禹拜手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此見更相汲引濟濟相讓不矜己以忌人不抑人以揚己人之有善若己有之安有稷契臯陶之賢而禹不讓之哉帝曰俞汝往哉然其所遜不許其所辭謂汝當宅百揆之任哉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冦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舜因禹薦此三人遂稱前功而申命之棄者名也后稷官也黎民當洪水未平其險阻艱難者在于饑故曰阻饑汝后稷爲能教民稼穡使之得其粒食百姓所以不相親睦爲其五品不遜故也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其品有五謂之五品五品不遜順謂爲父子者不知有父子之理而至于相殘爲兄弟者不知有兄弟之理而至于相賊此皆不遜也汝契爲司徒之官敎以人倫處已者敬不敢怠忽其事敎人者寛優游而不迫也葢不敬則誠不足以感人不寛則急迫而使人難從敬于已寛于人而敷敎之道盡矣蠻夷猾亂中國羣行攻刼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内曰宄此皆蠻夷亂華之惡汝臯陶爲士師之官掌

刑以治之五刑有服服從也犯某罪者服某刑故曰有服五服三就就其所在也大罪于原野大夫于朝士於市故曰三就五流有宅宅處也五刑之流各有以處之故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謂五流之宅各有三居大罪四裔其次九州之外其次千里之外故曰三居觀聖人制為五刑之外既有五宅又有三就三居如是纖悉者皆所以曲盡人情未嘗執一定之法以律人之罪也惟明克允汝臯陶之用刑也惟明為

能允當人之罪蓋不明則輕重大小顛倒錯謬安足以允當人情易之卦言用刑如噬嗑如賁如旅或言明慎用刑或曰折獄致刑或曰無敢折獄其象皆有取于離則用刑者惟明為要可知矣此三段雖是因禹之薦而申命之亦有先後次序富而後教倉廩實而知禮節使民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故先教民播百穀而後敷五教天下不能從吾教而有强梗不服者焉教之不從聖人不如是而止也必有刑以輔教

然後斯民見所畏而知所愛見所當避而知所當趨故先敷五教而後明五刑此為治之序也余考此三段見古之聖人不以法之已至者為樂常以治之未至者為憂不以其常事為可喜而以非常之變為可慮堯舜之時既曰民於變如民可封者令也有所謂阻饑者焉有所謂五品不遜者焉有所謂猾夏為寇為賊為姦為宄者焉雖大無道之世亦不過于此也何為堯舜之時乃有此非常之變也曰堯舜之時如

於變如可封者特常事耳于其常事之中而忽有此等之變故舜以為慮遺其常事以為不足喜舉其非常者以為可慮聖人曷常以是為諱哉後世之君嘉祥美瑞則喜稱樂道之以為非常之事惟恐羣臣之不稱賛已至于水旱逆賊之變諱而不言作史者亦記其嘉祥美瑞以為治世之盛事又豈知後世之所謂非常者乃堯舜之所謂常事也哉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

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帝舜于此問其誰能順我百工之事者葢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為備宮室城郭各有其制車服器械各有其度順之者循其制謹其度是也其有不順是者或至于奇技淫巧以蕩上心者有之漆器不止以金玉者有之此百工之事所以貴于順而舜所以深致意

馬者也衆人同辭而舉以垂可以勝其任帝于是咨垂汝當共謹百工之事垂不敢當讓于殳斨暨伯與三臣帝然其所遜不與其辭曰往哉汝諧謂百工之事惟汝之所宜諧和也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誰能順我山澤草木鳥獸之事上者山也下者澤也草木鳥獸自有草木鳥獸之性何與于聖人令也命官而順之益王者之政斧斤以時入山林數罟不入汙池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以見草木鳥

獸一視同仁無所不愛然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是得為順其性乎曰此所以順其性也使鳥獸與草木為中國生民之害益烏可不驅之焚之哉衆人同辭而舉伯益以為能勝其任帝咨益汝作朕之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四臣帝曰俞往哉汝諧朕虞之職惟汝能諧之或曰工之與虞至微至賤之事聖人若不必加之意也殊不知精粗本末初無二致聖人以天下為一體豈有身外之事其

為精者本也其為粗者末也哉不然則工曰予工是天下無一事非君之事草木鳥獸曰予上下草木鳥獸是天下無一物非君之物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百官之大者莫如九官至簡要也工虞之職至與百揆三禮者同其命則知自古聖人未始以是為微賤而忽畧之也後世百工之官猶或知之朕虞之官葢視之以為不切𩧰而不舉者多矣余考虞廷諸臣自禹而下皆全才備德非尋常之流葢亦無施而不

可者也舜之命禮樂刑教與夫子工朕虞終身而不易其業後之人才不逮古間有一能一節之可取者其君喜而用之今日俾之掌禮未幾而更命以刑今日俾之掌刑未幾而更命以教前之職方習之而未精後之官又齟齬而不熟求如古之命官鮮矣自舜之命垂以共工也而竹矢之巧至成周千有餘年而猶且傳寶之則其法度之巧妙可知天下之事一則精否則雜吾于舜命九官而見之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舜之命九官或咨四岳或不咨四岳葢事有輕重故也百揆之任宰相之職也秩宗之任三禮之所係也其事不可以為與工虞並故必咨四岳之大臣稷契皐陶夔龍之所掌者亦不輕也何以不咨四岳曰稷契皐陶既出于禹之所薦夔龍既出于伯夷之所薦

則其人已可信矣于此苟復咨焉則禹與伯夷之所薦不足信而君臣之間未免疑猜也舜豈其然三禮者即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舜問四岳有典主朕之三禮僉舉伯夷帝曰咨伯汝作秩宗秩宗官名也宗尊也三禮者人之所尊秩者祭之有次序也如周官謂之宗伯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戒之之詞也寅者敬而不敢慢直者敬而無所曲清者簡潔以致其誠如清心簡事之清三禮之重典祭祀之大事以一言戒

為未足又以一言戒之所以謂之寅又謂之直謂之直足矣又謂之清夙夜者或早或暮無時而不寅無時而不直不清也古之祭者器用陶匏牲用特牲蘋蘩可薦也潢潦之水可用也無非所以薦其誠而已豈徒為繁文末節多儀備物之為貴哉觀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想其精神端正簡潔純一不變此時之心即天神地祇人鬼之心也其于典三禮也豈不足以感格鬼神而教民敬哉觀呂刑稱伯益降典折民惟

刑則知伯益之典禮足以起民之敬心而使不犯于
刑矣伯拜稽首讓于夔龍二臣帝曰俞往欽哉伯夷
當往敬其事無他辭可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
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
奪倫神人以和
唐虞三代之世仕于朝者皆天子之族與世臣巨室
之家孔氏曰胄長也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周官

大司樂掌教國子以中和孝友祗庸以見古人掌樂之官皆兼于教國子葢樂者廣大和易發揚蹈厲以感人也深孔子曰興於詩是也然樂之大要本于中和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德之中和也將教人以中和之德而必導人以中和之樂人之氣質有剛柔緩急之不同舜命夔教胄子使導達其氣質一歸于中和直寬剛簡四者氣質之自然直而教之溫則不失之直情徑行好訐以為直寬而教之栗則

不失之縱放剛而教之無虐則不至于暴簡而教之無傲則不至于忽此德之中和也然德之中和何自而發哉以資乎樂之中和故詩言志歌永言者所以本之性情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者所以稽之度數本之性情樂所由生稽之度數樂所由成關雎之敘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由性情之正發而為詩故曰詩言志由是詩而見于

歌詠故曰歌永言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古之作樂者先歌於堂上故五聲各依其永言葢人聲之發有洪纖高下則有宮商角徵羽故樂器亦依之而作聲有洪纖高下苟無以為之準則五聲或失之過而樂不和矣故以十二律和之律有常數數有常度聲之洪纖高下咸取則于此此謂之律和聲八音克諧者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單出者為聲雜比者為音八音之諧無至以奪其倫理則純如皦如繹如而

樂成矣神人安得而不和葢天下同此一和也神有此人有此物亦有此今以樂之和遂足以感人之和與神之和樂之功如此曺子之德安得不歸于中和哉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此夔極言作樂之效舜謂神人以和而夔言樂之至不但和神人而已葢八音之中惟石為難和詩云依我磬聲特言磬者以石磬之難和也萬物之中亦惟

獸為難格令也和其所難和則亦能格其所難格鼓琴而馬仰秣鼓瑟而魚出聽端有此理此一段說者以為益稷之文脫簡在此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堲惡也讒說者巧言險佞之人絶君子之行者惟此等人為能以無為有以是為非震恐朕之師衆故命龍作納言之官出納朕命所以通上下之情防壅蔽

之患使讒説者不得乘間納言者納下之言于上使在上者有以知臣民之情如歌謳風刺之類無不周知之也出納朕命者出上之言于下使在下者有以知君之情如德意志慮無不下達之也納下之言既謂之納矣出上之命而亦謂之納蓋君之命有是非故民有從違納言之官復以民之從違者而納之上故亦謂之納而其官則以納言為主然或出或納非信不可也使出納之人非信則託諸民言以誣其上

者有之詐稱君命以罔其下者有之出納之人既不足信則何以使君民之相信哉大抵讒說之人無世無之雖以唐虞之極治君子在位而巧言令色孔任者猶在所可畏豈可謂唐虞之世遂無此輩第觀聖人所以處之如何耳苟君民之情一有壅而不通則讒說者得以投其隙今也既有納言之臣以通上下君民相信無間可乘無隙可投雖有讒說殄行將安所施舜命九官惟禹與伯夷與益則相遜餘人則不相

遜者何也稷契臯陶則前已任此職矣固無俟於遜若夔龍則新命以官何以不相遜耶葢知其人而不遜固不可也未知其人而强遜特以備禮而非其真情在廷之臣如垂益如稷契臯陶既舉而在位而及斯伯與朱虎熊羆之流其姓名已達于上矣其他人才或有未盡善者夔龍豈得而强遜之哉堯舜之君臣惟其真情而已至若伯禹伯夷所薦之人舜既從其言而命之垂益所薦之人舜則不命之何也曰此

當以職之小大而觀人才之小大也伯禹所宅者百揆之任伯夷所典者三禮之職此其事大而體重者其所薦之人才豈尋常之才故因其所薦而隨以命之可也垂之共工益之朕虞此其事之小者其所薦之人雖有可用之才而舜未暇命之也乃若命之之辭如曰汝往哉如曰往欽哉如曰往哉汝諧此特其辭之異同初無他義不必過為穿鑿可也觀舜典一篇當與堯典相參而觀之放齊之舉朱驩兜之舉共

工四岳之舉鯀堯皆曰吁四岳之舉禹僉之舉垂舉益舉伯夷舜皆曰俞豈堯之朝皆小人而舜之朝皆君子豈堯朝之臣皆黨惡附奸而舜朝之臣皆推賢揚善也耶葢此二篇皆記聖人知人之事智愚賢否皆不逃二聖之所見有堯之吁然後有舜之俞四凶在堯朝姦惡之大者自堯之吁而小人不得志及舜攝位取夫向之所吁者而流放竄殛之至此則小人退而君子進衆賢和於朝其所遜者皆賢所俞者亦

無一而非賢觀書者當於舜之俞知其原則自于堯
則知君子小人消長進退可得而見矣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
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舜前既分命之此又合而告之如堯典命羲和既曰
分命申命又曰咨汝羲暨和二十二人即禹垂益伯
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者合四岳十二牧為二十二
人欽哉惟時亮天功功事也亮明也時者不失其宜

之謂各因時而明天之事葢非人私意所能為者皆天也典天敘也禮天秩也刑天罰也服天命也即此以觀則凡共工朕虞無非天之事也既謂之天功則不可以人參焉苟一事之不得其時而怠心生焉是人慾也非天理也一事之不敬而慢心生焉是人慾也非天理也惟致其敬又得其時循乎天之理以明夫天之事汝二十二人者職掌雖不同而欽哉惟時亮天功之意則一而已此舜告戒在廷之臣如成王

作周官之書以告有官君子然舜之命官曰咨禹汝平水土曰咨益汝作朕虞曰咨伯汝作秩宗以至命汝典樂汝作納言皆以一言而命一官至成周之世戒有官君子則有周官一篇之書又何其詳複也觀此亦可以見唐虞之簡古而成周之庶事大備風俗之變聖人不得不因時而爲之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唐虞考績之法以三年之久而後一考其功及九年三考然後按其功罪而黜陟之明者或舉

而加之上位或賜之車服以顯其功此明也幽者或黜之幽隱之地使不得以顯揚者此幽也然則三年亦足矣又何必更加九年蓋事以久而後定法以久而後精如使人主求治太速責效太早則姦人得勉强矯拂以肆其欺而善人以積久而見功者不幸而見黜矣事何自而定法亦何從而精哉今也既寛之以三年又持之以九載則奸人雖欲勉强矯拂以肆其欺者能欺人于暫而終不能掩其惡于久安之日

善人以積久而見功者雖不能責辦于一時而終必
能成功于後至此而黜陟則善惡得其實矣周官歲
終則冢宰受會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亦此
意也考周官之法受其會者冢宰而三歲詔王以誅
賞者亦冢宰也竊意唐虞考課之法亦必宅百揆者
為之雖此篇不可考然舜以無為而治內之事責之
百揆外之事責之十二牧豈以考課之法而重煩人
主之所為也以成周之法觀唐虞之法意其必如此

後世如漢之上計亦其遺意然郡國每歲上計則其久近視虞周之法已遠矣又况天子親受計甘泉避課欺慢至頒詔書督責以一人之聰明又安足以周知羣有司之事哉庶績咸熙可見舜朝皆君子矣分北三苗者自考績黜陟之後庶績皆熙咸廣而明惟三苗之惡不悛故從而分北之始也竄于三危竄其君也今也分北者分北其黨也說者以謂聖人南面聽天下分而北之使之知所向化容遹清光如成周

之遷頑民于洛邑然分别淑慝之類分其善惡使不得雜處也聖人感移變化之機端有深意存焉視天下之人均在所愛而其不率教者亦憫之而已何嘗有忿疾之心哉故凡有賢而用之有善而褒之愛也有罪而刑之有惡而黜之亦愛也自非大姦及巨惡怙終不改者然後誅殺之然殺一人而千萬人畏殺之者不一二而生之者衆矣皆所以為聖人之愛心也然則分北三苗者豈直為是擯棄誅絶之哉亦以

使之為善趨于有生之路而已聖人之用心其仁矣乎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生三十是在側微時也徵庸三十謂歷試三年攝位二十八年在位五十載謂堯崩服喪三年其一年已在三十之數又在位為天子者五十年是為舜壽共一百一十二歲也陟方乃死先儒以為升道南方謂舜在蒼梧之野或又疑東南不可謂之升蓋升遐

曰陟如惟新陟王是也乃死者作書者以是而釋陟方二字姑闕其疑大槩則作書者述舜之始終謂自側微而至徵庸至在位為天子始終之間一無所憾無有虧欠不足之玷陟方乃死此春秋書公薨于路寢之意也不然則放勲殂落與陟方乃死者何為而悉記之耶人情莫不以死為諱而不知君子以是為謹其終曾子啓手足而後知免又曰吾得正而斃斯已矣嗚呼斯以為順受其正歟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方設居方別生分類此帝所以理天下之道也釐理
也方設居方則隨其方而設其居方之法五方之民
言語不通嗜慾不同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
故居方之法所以居民如禮記所謂量地制邑度地
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是也別生分類者天子建
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別其生使知所以
尊祖分其類使知所以合族此聖人經理天下各隨

其宜者若此其事則載于汩作與九共九篇與槀飫之書此三句即此數篇之序也其書既亡其義不可得而强通

尚書詳解卷二